

◆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信笔扬尘

◆灯月闲话

水洗木鱼

一个人的写作中，总有些喜欢的词。它被用在很多最需要使用的地方，来表达作者最想表达又不易表达的情感。比如“木鱼”。这是我最喜欢的词之一。它们并不是外物，而是内化。它们成了心灵中的一部分，有血有肉，有歌有哭。

于是，每每见到这些词，或者碰到这些词，词语便与自身合二为一。那一刻，你既是你，你又是词；你既是词，你又是你。你在词中，词在你中。词的声音，词的情感，词的深邃，词的妖冶，都通过你感知、呈现和鲜活起来。你就是词，词就是你！

“木鱼”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对于这个词，我没有面对，只有融入；没有隔阂，只有通透；没有怀疑，只有确证。早年在寺庙时，香案上蒙着尘灰的木鱼，让我在夜静时，有一遍遍擦拭的冲动；而在寺庙之外，当清越的木鱼声响起，整个身心便一下子沉了，沉进古井般的幽静与自闭。犹如一朵花，在木鱼声中，关闭了花瓣；又像一滴泉水，永远停在了叶尖之前。我曾在我的很多文字中，一一描绘木鱼。如果能用图形将我的那些文字表现出来，或许就是一只木鱼——古旧，苍老，暗红色，张开的鱼嘴，正是一个人看这人世的最初的表情……

这种表情，一直随着车轮，沿着浩荡的江水，进入神农架深山区的木鱼小镇。我的欢喜，是一种归来的欢喜；我的安心，是一种拥抱知己的安心。我走在木鱼镇的街上，看那些新潮与旧气混杂的店铺名，闻着南来北往的饮食的味道，听着交错复杂的各路方言，竟然没有一点违和感。我伸手触到的空气，好像含着微微的水滴；而一抬头看周边的树上，那些树叶都似乎悬挂着水滴。再看人家门楣，也湿漉漉的，端午插着的蒿叶，依然活扑扑地向上伸展，脉络间还藏着水滴。再摸摸自己的眉睫，此时也被水滴浸润过了。

到处都是水滴，木鱼啊，这水中的木鱼，成全了我在水滴中游弋的愿望。

这是神农架，无边的山脉，将木鱼小镇围在中间。四围的山，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但都被神农架这个名字所覆盖。这就如同这广大的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却又都隐没于时代的滚滚红尘。然而，水是独立的。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让你看起来永远是集体的、但事实上却又永远是独立的物体。流水，水滴，水珠，水花……水无论以何种形状存在，它的内在的独立，都高于群体。就像这木鱼镇上，水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一切之中。水清洗着这小镇，包括人声，物语，从山上跑下山的禽兽之声。然而，水是独立的。从石缝里滑过的蛙语。

水从何来？我行走在木鱼镇，反反复复地摩挲这只木鱼。于是，我首先看见了香溪。这条飘着香气的河流，穿镇而过。河水中有影子吗？应该有。但那并不是昭君的影子，而是站在水边人的影子，包括站在水边人心里的影子。影子重叠，晃动，又消散，但流水永恒。永恒的流水，洗净这镇上的一切。然后，流水停留在木鱼上，停留在木鱼的声音里，停留在木鱼所敲响的时光里。

当然还有另外的水。从神农架无数的山上飘逸而来的水。它们幻化成水汽，从松树上，从岩石上，从芳草上，从苔藓上……飘逸着，经过并驻留于木鱼小镇。木鱼再次被它们擦拭，而进入木鱼的每一个游客，每一颗心灵，也因此被擦拭。

一座小镇，虽然有传说，但并不囿于传说；虽然有故事，但早已经走出故事。木鱼就是木鱼，它卧在群山之中，却独立于群山；它被水洗净，却独立于水。它静守岁月，迎来送往，却独立于每一个经过它的行人。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爱国旗的小女孩

国庆节到了，我去市图书馆参加“祖国在我心中”演讲比赛。演讲结束后，我被获赠一面精致的小国旗。由于没有开车，我就匆忙赶往站台，准备乘坐公交车回家。

不一会，3路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坐在我旁边。车启动了，我才坐稳，就感到旁边的小女孩始终凝视着我，更确切地说，她在专注地看着我手中的国旗。

车厢里的人并不多，见小女孩的样子既好奇又可爱，尤其是她对我手中的国旗如此专注，我忍不住和她聊了起来。

“小朋友，是想要我手中的这面国旗吗？”我笑着问她。见陌生人和她讲话，小女孩似乎保持着警惕。她沉默着，但眼睛还是盯着我手中的国旗。

“如果你想要这面国旗，你讲个喜欢的理由，阿姨就把这面国旗送给你。”我再次逗她。



◆书心书影

作为治愈性存在的“美”文——评方英文散文集《夜行》

李 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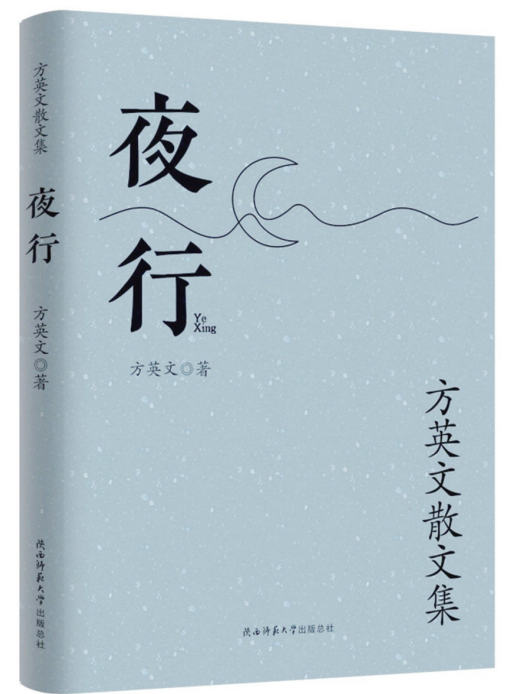
关注方英文的小说、散文及书法创作已有十多年之久，也时常为其朋友圈的奇思与高见“驻足”点赞或评论。然而，当我翻开最近出版的散文集《夜行》后，仍忍不住感叹、停留、回味和分享，并不由自主地诉诸文字，一吐为快。

“夜行”在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容易撞衫的选题，已出版问世的同名小说就有好几部。但我以为，作者在40篇散文中以《夜行》这一单篇题目为文集命名，这里的“夜行”，则更强调在静谧的场域中进行作者与自我、与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对话，实现人的存在状态毫无遮蔽之感的“澄明的显身敞开”的散文观。“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夜本是黑暗的，寂静的，也因此更加凸显了在白昼被我们忽略的万物生灵的生机与个体思绪的无声流淌，可以说，“夜行”无意间道出了作者渴望从嘈杂的世俗中抽身而出，远离人群，来一场唤醒心灵的治愈之旅的创作理想。

钟爱方英文的散文，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作品带来的愉悦感。这种愉悦和放松，首先来自散文集《夜行》的体量和视觉感。《夜行》由40篇短小精悍的美文组成，作者无意追求庞大的体量，更专注于对内容的选拔，收录其中的作品均是经过作者精挑细选、甄别过滤的结果。适合作为口袋书随时携带，可在书桌前逐字咀嚼、细细品味，也可在甜点时佐餐，在台灯下怡神。

“治愈”是现代青年群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一部暖人心脾的电影，一束令人怦然心动的鲜花，一曲空灵曼妙的旋律，都足以给被迫内卷、焦虑感难以驱逐的当代心灵来一个暂时的缓解和按摩。然而，一方面是普遍需要被治愈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是普遍需要被治愈的大众娱乐产品的兴盛与真正倾注真心与真情的非“物化”的、能够使人沉浸其中、忘却世俗、具备情绪价值的精神性产品的缺失。因此，散文集《夜行》的问世，正好似我们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的一捧清泉、一曲高歌、一樽美酒，抑或是一味沉香。

散文，又称“美文”，与小说、剧本、诗歌等体裁相比，是相对“私密性”的文体，能更为真实地呈现出作者的人格品性、情感取向、创作风格乃至精神气度。因此，打开一本散文集，其实就是与作者的阅历、气场、情感温度、精神高度、生活厚度以及情感的柔韧度对话。可以说，偏好散文文体的读者多少有一些窥探欲，渴望通过一篇篇或记叙、或抒情的文字，去窥探经由作者心灵过滤过的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获得向上的力量和心灵的慰藉。从这个意义上，《夜行》是一部具有



《夜行》 方英文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治愈性力量的美文集。

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治愈性存在的“美”文，《夜行》的“美”首先体现在作者对语言的准确性、凝练性与韵律感的追求。由于作者积淀深厚的文学素养以及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原因，其散文写作对语言的精确性运用和音韵感的追求无处不在。比如《紫阳腰》中，作者在写紫阳人家的粉墙青瓦和石板房时，“坐落於青坡、半隐于绿峦”，“山门掩映，垂瓦叩窗”，“恰如次第展开的山水长卷，新颀踯出却也可四字概括——山腰人家啊！”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脉传承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熠熠生辉。《奔年过秦岭》中，形容临近年关春运车中的拥挤，作者说这一切“可谓胡子与青丝纠缠，胳膊蹭大腿叮咛”，极富画面感！《·后花园·中的一首诗》中，写越目窗外之所见，作者云：“正值旭日抬升，雾霭四谢，爽风掠颊，南山在望矣！”只此几句，内心的喜悦和舒适感跃然纸上。同时，为了达到精确的表达效果，作者十分善用拟声词，巧用比喻和联想，写一把扶手被磨光的椅子，作者说：“坐垫如一颗土豆从山坡上滚下来，皮裂肤翻”。这些看似兴致所至，笔墨恣然的无心安

一直在紧攥着那面国旗，始终让手中的国旗随车窗外吹进来的风飘动着。

突然，车子剧烈地一个急刹，车里的人，身体都向前倾了半截，由于刹车没有任何征兆，毫无防备的小女孩被颠出座位，半个身子歪倒在地。我看见她慌忙从跌倒的车厢里站了起来，但手中的国旗依然紧握，她在紧张护卫着国旗，国旗在她的手中擎立着，随窗外吹进来的秋风飘动。

她的这个小小举动，这个护住国旗的姿势，突然让我有了感动。我和孩子的母亲闲聊起来。我问这个孩子是怎么认得国旗的，怎么这么喜欢国旗。原来，在她们农村老家的附近就是学校，每周一的早上，老师都要组织学生举办升旗活动，前几年，小女孩还没上小学，但她每个周一早上都会到旗杆旁边，看学校组织升国旗活动，也许是潜移默化，熟悉的国歌声中，小女孩对国旗有了不一样的感情，只要一看到国旗，她都会停下脚步，注视着随风飘动的五星红旗。

我终于知道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难怪她会对我手中的国旗如此着迷。看来，家门口的升国旗活动传递给她的爱国情感，已经融入她的血液，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开始生根发芽。

汽车在不停地行驶中，我注意到，小女孩



排，慢慢品味，忽觉一字一句无不暗藏了作者的巧妙布局和匠心独运。

其次，这种治愈性的“美”还体现在极具生活化的人文书写。打开散文集，无论是《夜行》《故园草稿》《奔年过秦岭》《我的教书生涯》中对往事的追忆，还是《办护照》《吃人》《春讯》《雨夜青木川》《好作品费发现》《嘉树》中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再现，作者好似一名现实生活的书记员，被记忆和情感过滤过的生活片段借由生动自然、风趣幽默的笔墨在读者眼前恣意流淌、徐徐展开。而在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再现与烟火日常背后，渗透着作家仿若出世般的洞悟和对浪漫拔俗的深切向往。

也正是这种生活化的书写，方英文笔下的文字往往比较随性自由。相比于专业的写作者，从不正襟危坐，也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因此极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他的文字里，既有源源不断的37度的人性温度，也有一个无处不在的“读者”自己。其散文看似是对自我人生的追忆与记录、对一时一地思绪的传达、对四季轮回生命状态的思考，但我们又能够在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隐秘的“读者”的存在，因为我们在悄无声息的句读字句之间，常常被点醒、被触动，被文字的力量所温暖，不知不觉被治愈了。

其三，这种作为治愈性存在的美文，其“美”感还体现在系列叙事散文中由读者的期待遇挫与作品的艺术魅力之间所形成的张弛有度、巧妙舒适的艺术张力。阅读散文集《夜行》，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每当我们在作者一步一步渲染的故事场景中沉迷、期待、甚至一番挣扎和纠结后，就在我们的翘首以待中，作者往往笔锋一转，“意外”收场。我们以为会看到金光闪闪的珍矿奇石，却意外收获了一枚精心雕琢的“绣花针”，在以为要发生一番轰轰烈烈的撕扯与较量的期待中，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和品格的力量，在即将要山穷水尽的提心吊胆中惊现出一片“春意盎然”与“温馨日常”。

此外，与心灵对话、视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是散文集散发治愈性之“美”的又一秘诀。恰如作者所言，“文学，就是打开人性，分享我们自身”，杰出的文学作品，无非具有两点，“一是独特的审美性，一是普遍的人类性”。正是出于对理想文学观念的追求，《夜行》中作者对众生的关注，与万物的对话与交流成为一个亮点。在《春讯》中作者与脚气对话，向春天问好，“山无云而直白，石无鲜而乏味。我就是你身上的云和鲜。”在《熊猫意象》《虎》《故园草稿》《夜行》中作者以同类的姿态揣度老虎、熊猫、白猫与黄猫及黑狗的心理，并赋予它们以性格、语言和声音，这种“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的创作心理以及将万物赋予生命感的悲悯情怀，既传达出作者打开人性、分享自身的澄明与开放，也唤起了我们与万物共情共生的热情与活力。

正因如此，我为《夜行》带来的短暂却又余味悠长的治愈性力量而心生窃喜，并迫不及待地将它们抛将出来，分享予“你”。

与茶相知

刘学正

中国人究竟何时爱上喝茶的？似乎没人说得清楚，不过根据“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的记载来看，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茶文化的代代传承，绵延不绝，使人与茶的渊源刻进了基因，以至于梁实秋感慨：“但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

饮茶，是一件雅事，却又不囿于此，事实上，它兼具大雅大俗的气质，既可相伴琴棋诗画，让清幽之气盈满屋；亦能混迹市井里弄，聚拢起尘世的烟火气。

独居雅致茶室，焚一炉香，插三五枝花，翻七八页书，细呷一口清茶，教苦尽回甘的滋味儿在舌尖上晕染，这或是才子佳人的做派。不管街头巷尾，进馆即落座，怡情也好，解渴也罢，围坐总不免热闹，恰应了“品字三口”的含义，喝得惬意，聊得畅快，这正是寻常百姓的方式。

心灵的宁静，坊间的欢愉，尽在这一杯茶里。

有茶入喉，就听得了秋风瑟瑟、秋雨叩窗，而不觉凄凉；就受得了世事无常、案牍劳形，而始终对生活保持热忱。茶水或浓或淡，磨砺或长或短，都在将吞咽中完成质的升华，流淌于我们通達的人生。

以茶入心，一切嘈杂、纷乱、计较、不安……便都归于宁静。“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身相伴。”这是王蒙笔下的文字，也是一位真正的茶人的经验之谈。

饮茶，需先煮水沏茶，在单位无法摆弄茶器，便以饮水机和水杯代替。我常常觉得，茶叶在杯中的浮动，对应着人生的起起落落。刚入水时，它尚处抱成一团的状态，这像不像一个人初涉社会、涉世未深的样子？不一会儿，蜷缩的叶片儿逐渐舒展，在由亮白转向淡黄的水色中优雅舞动，这像不像一个人越过山丘、游刃有余的样子？而当水色更深，叶片儿放缓了步子，慢慢滑落，最终沉入杯底，这像不像一个人曾经沧海后的从容淡然？

茶在杯中沉淀，人在茶中苏醒。到了此刻，也只有到了此刻，才能有醇香的茶味，才能有生命的分量。

何时宜饮茶？无时无刻饮茶。四季轮转，杯中茶不断。春日饮茶，浅尝淡雅花香；秋日饮茶，讲究温润之道；冬日饮茶，围炉团坐可亲。那么，夏日呢？暑气冲天之时，饮茶得用大碗，沏好的茶水从壶中飞流而下，浇得满满当当，溅落的水珠在桌面上自成一副“乱玉图”。此刻，饮茶之人只需敞开衣襟，扬足脖颈，“咕咚咕咚”畅饮一番，浑身的汗毛孔刹那间“张开了嘴巴”，由内到外不由自主地爽快，好一个畅快淋漓。清茶涤荡，润喉、消躁，“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谁能说饮茶不是一种绝佳的消暑纳凉方法？

自然，大碗喝茶，难免为文人雅士所笑，所谓“茶道也，贵在品”。不过，茶中百味，杯里乾坤，各人有各人的喝法，不必暗里束缚，自在就好。

吟诗有诗友，下棋有棋友，品茶亦有茶友。我的一位茶友，堪为“茶痴”，为了觅得自己心中那“一壶茶”，单食瓢饮走遍大江南北，流连于湘、鄂、滇、黔、川、闽等多地。从衡山的云雾茶、星斗山腹地的毛坝红茶，到勐腊县王子山的曼松贡茶、四川高原的苦荞茶、罗布泊的麻茶，他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还写出了一部蔚为大观的“寻茶”记。爱茶之人，多为性情中人；寻茶之人，当为至情至性之人。与茶人结交，不为世俗所累，其乐无穷。

独饮幽，对饮趣，若得浮生半日闲，那就“吃茶去”呗。茶，绝不仅是一种饮品，它的馨香穿越时空，创造出广阔的精神世界。宋诗有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饮到深处，喝茶又何尝不是一种修行？简简单单，自在在在，轻轻松松。

人生何以无遗憾？唯与茶相知。

